

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利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无意邪宋玉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益曰夫利之不入擊之弗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无其志也作十三臣有道於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无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无意邪宋玉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益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為君无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玉无以應惠益趨而出宋玉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聖人之於天下神武不殺而以慈為寶故仁眇天下而无不懷義眇天下而无不服是謂常勝之道賢於勇有力也遠矣此天下所以愛利之也言孔子而遂與墨翟俱

者莊子論古之道術百家眾技各有所長墨子於道雖不該不徧亦才士之有所長者也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三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四

作古

宋徽宗皇帝

周穆王道元其妻物有彼是謂之夢覺自生於諸維大聖知知通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處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水火之所不能害金石之所不能鑽高下一體虛實兩忘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亦神矣然神者妙萬物而不可測也變物之形易人之處是特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爾謂之化人以此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靈寢以居之引三柱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緒堊之色无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

之臺簡鄭衛之虞子娥媚靡曼者施芳澤正
娥眉設并珥衣阿錫曳齊紕粉白黛黑佩玉
環雜並若以滿之奏燕雲六笙九韶晨露以
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
然不得已而臨之

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
臭腐迭相為化則美惡奚辨化人以王之
宮室廚饌嬪御為不可而必改蒸簡擇然
後臨之是未能忘美惡之情者也故穆王
歎之特若神而已

居亡幾何謂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
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
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所
據望之若屯雲鳥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
皆非人間之有玉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
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
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
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
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未王
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疑意迷精

喪請化人求還

言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
居則明其非也構以金銀絡以珠玉觀聽
納嘗皆非人間之所有而王至於不思其
國其可樂如此其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
俯不見河海目不能視耳不能聽而王意
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其不樂如此此之謂
變物之形而易人之處

化人移之王若頑虛焉既寤所坐猶舊者之
處侍御猶舊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殺未
辨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
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
神遊也形異動裁且異之所居異異王之宮
異之所遊異異王之圖王問恒疑變亡變化
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

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則神遊者其疾佻仰
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形不必動而心與之
俱矣世之人以常有者為真以常无者為
妄故問習於常存而置疑於變亡者有并
空蔽於一曲不知彼之與此俱非真也明

乎此則曩之所居異異王之宮曩之所遊
冥異王之國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
八駿之乘右服騶古馬而左綠耳右騄赤
驥而左白馭古馬主車則造父為御古御尚上
下古御又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
左騄盜驪而右山子栢夫主車參百為御奔
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
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
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崕淪之
阿赤水之陽則日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
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實於西王母觴於
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
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
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歎吾
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
乃徂世以為登假焉
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穆王不知所以出
入六合在此而命駕騄乘自行萬里故雖
至巨蒐之國升崑崙之丘觀黃帝之宮實

王母于瑤池之上非乘雲氣御飛龍游乎四海之外者也故曰幾神人哉言近於神而非神也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未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播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揖而進之至室者以此不可與往者慎勿與之屏左右而與之言者以此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遠而有倏化而无故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物以生為始以死為終

以生為常以死為變而皆冥於造化陰陽之所運者也故曰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既窮造化陰陽之數又達有氣有形之變則謂之化付之係於數變者復因其形而移易之則謂之幻造物者天也天則神矣故巧妙而不可測功深而不可究此所以難窮難終因形者人也人則明矣故巧顯而遽成功淺而俄壞此所以隨起隨滅夫生死固然也幻化或使也自道觀之皆非真常則知幻化之不一異於死生也奚往而非幻哉今且吾與汝皆幻也而學幻焉是猶所謂夢中又占其夢者與自在存亡者言物或存或亡而吾固自存也播校四時則役陰陽而不役於陰陽冬起雷夏造冰則制四時而不制於四時飛者走走者飛則馳萬物而不馳於萬物巧妙功深且與造物者游矣終身不著其術世莫傳焉則為其難窮難終難測難識故也故善學幻者建之以常无有然後足以盡此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備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密備者言其道之藏諸用其功同人者言其功之顯諸人
五帝曰德三王曰功其迹之所履者爾其心未嘗不一也然既以為智勇之力而未敢必又以為由化而成而或者疑之其善為化莫測如此是謂與天地同流者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為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无所但
其覺也涉事故驗之以八證其夢也藏理故占之以六候所遭謂之故所作謂之為得言所益喪言所失哀樂累其心死生變於已之八者形開而可驗者也故曰此八

證者形所接也。正靈思寤喜懼之六者魂交而可占者也。故曰此六候者神所交也。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晝夜之變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蓋不知其夢而自以為覺也。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所謂大覺而知此其大夢者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萬物一齊孰覺孰夢何恒化之有。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其飢則夢取是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疑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違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其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熟虛語哉。通天下一氣耳此所以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陰氣壯則夢大水而恐懼

陽氣壯則夢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而和則或夢生陰陽俱壯而乖則或夢殺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盈虛之理也甚飽夢與甚飢夢取將陰夢火將疾夢食消息之理也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因其類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及其類也蓋形之所接存於靈故神之所遇生於夜是則神形所遭皆盈虛消息之自爾若夫冥以一真每與道俱則夢覺一致實矣兩忘是之謂真人。

西極之南陽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陝河南北越位東西各有餘量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早

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其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逐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陽為動為明陰為靜為暗西極之南偏於陰故其民一於向晦靜而多眠東極之北偏於陽故其民一於向明動而多覺中央之國者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何明而動何晦而息動靜不失其時一寤一夢實矣以解非體真常而善為化者孰能與於此。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書則呻吟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者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官觀終其所欲其弊元比覺則復役人有厭骨其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重為僕庸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弊元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者夢為人僕趨走作役元不為

也數駕杖捷无不至也眠中奔馳呻呼徹旦
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
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
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問其
友言寬其役夫之程賦已思慮之事疾並少
間

一陰一陽冲和適平此天與之形也形失
其平偏而為疾或書苦而夜樂或晝逸而
夜勞終始反復必至之理也寬其役夫之
程賦已思慮之事則各適其平是以疾並
少間然萬物一齊孰覺孰夢方其夢也不
知其夢覺而後知其夢愚者自以為覺耳
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君子收乎
固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
人見之也遂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
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
誅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
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
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新

者之得鹿耶詎有新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
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
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
夢得之之主矣且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
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

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
爭鹿室人又謂夢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
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
復夢分人鹿爭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
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
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自道邇之孰覺孰夢是非一氣果且有辨
乎形名而降其偽起矣故真得鹿也妄謂
之夢真夢鹿也妄謂之實是非之塗蕪然
殺亂燕能知其辨黃帝孔子以真妄果
且有彼是乎哉士師之言以真辨妄果且
无彼是乎哉故求證於黃帝孔子而莫得
則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宋陽里華子中牟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
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

不識今閻室妻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
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
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
生曰此固非卦非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
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

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曲之而
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
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
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
都除華子既悟過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
生宋人執而問其故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

然不覺天地之有无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
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
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
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
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顏淵曰記之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隨枝體而離形黜聰
明而去智天機不張默與道契儼然若亡
而存世豈得而窺之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此聖人之所以不病也而世俗以不知為病故謂華子為病危方且化其心變其慮使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隨之而起以累其形因亂其心則儒生所謂除其疾者其開人而賦生者與孔子不以語子貢者以其多知而雜頤頤回記之則為其能坐忘故也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患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譽者以為朽膏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无不倒錯者焉揚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國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

之鄙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過而歸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則歌哭之聲黑白之色香朽之臭甘苦之味以至於四方之內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民之迷其日久矣竊竊然知之謂彼為迷吾為能知其辨此老子所以謂其父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又曰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也玄珠之遺象罔得之則迷罔之疾亦

豈世之所識哉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杜曰此若里之杜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始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家悲心更微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舉无欣戚也

第十四

十五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四